

## 论时尚阶层性的技术建构及其问题

文 / 张贤根

**摘要:**时尚总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与彰显其阶层性特质,并将独特的技术作为这种阶层性象征的基础。对阶层性及其象征的独特诉求与显示,也在各种服饰与时尚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经过这种技术性建构,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着装上有了较为显著的分,并在社会生活与文化领域生成出有差异的品味与旨趣。但时尚阶层性的原初技术基础及其支撑,显然不再是那么的坚固不变与确定不移。在后技术时代,时尚技术既建构着与特定阶层性相吻合的衣生活方式,同时又对那些业已形成的服饰等级体系加以消解。在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审美与文化张力的建构,无疑是当代时尚技术与无阶层时尚所应给予关注的。但如何在后现代对技术本性加以分析与揭示,关联到怎样去应对与回应后技术文化及其影响的问题。

**关键词:**时尚;阶层性;技术;建构;解构;后技术文化

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会与文化事件,以时装为代表的时尚往往是为人们所追逐与效仿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那些具有某种特权意识与优越感的社会阶层,总是经由新颖与独特的时尚着装来彰显自身阶层的存在,并以此与处于较低地位的其他阶层的人群区别开来。而且,时尚的这种特定阶层性的生成与在社会中的存在,显然离不开时尚技术的规定、支持与建构。但是,这种技术建构及其对时尚阶层性的支撑又是不稳定的,它还会随着社会、时代与文化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时尚的这种特定阶层性甚至还会受到颠覆与消解。在不断的疏离与趋同的时尚游戏之中,不同阶层都在建构与生成着它们之间的复杂关联性,而技术的支持则是各种关联发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但由此所带来的生活、社会与文化问题,因其影响深远与极其重要而亟待关注。

### 1 时尚阶层性形成的技术基础

在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语境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分等级的与阶层性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社会层级区分甚至是明确与严格的。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将着装作为这种等级认同与区分的符码标识。在古罗马,皇帝与贵族的服装常以铠甲裹紧上身,并在铠甲上饰有各种华丽装饰。在日常衣生活方式中,人们常常又是通过服饰与着装等时尚方式,来表明自身存在的独特层级性特征,并由此构建起与其他阶层的一种区分与差异。在这里,时装与所有时尚都在极力表现特定阶层的生活品质。正因为如此,时尚总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与彰显其阶层性特质,并将独特的技术作为这种阶层性象征的基础。可以说,时尚还是人类学、社会学与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尽管在现代的日常生活里,时尚的阶层性区分已远不如以前那样明晰,但技术之于时尚阶层性的建构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1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21099);武汉纺织大学“时尚、审美与创意文化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1401012)

**作者简介:**张贤根,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时尚与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应当说,时尚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品质与趣味的表征,既相关于一定的艺术表现方式与审美经验,同时又离不开各种相关服饰技术的支撑与奠基。在这里,对阶层性及其象征的独特诉求与显示,也在各种服饰与时尚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从古罗马到近代时期,服饰样式的阶层性差异并不太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关于前现代社会的保守性。但在近现代以后,时尚的阶层性差别得到了充分的表征与强调。譬如说,“成衣界的全球企业文化案例,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世界性的阶层化这个议题上,这个阶层化由贫富之间巨大的差异可看出端倪。”<sup>[1]</sup>其实,这种阶层性一直是人类衣生活方式的社会与文化特质。当然,这里所说的时尚阶层性并不局限在经济与物质方面,它还涉及到不同阶层与族群的文化心理与生活品位,这种生活品质与习惯无疑是长期教化与修炼的生成之物。

作为一种流行的当下生活方式,时尚总是从某种特定阶层的衣着风格发源,并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普遍追逐与效仿,一种时尚衣生活方式与文化就发生着这种跨阶层的传播。在文化层面,人们要从自己的阶层性彻底摆脱出来也是极其困难的。各种时尚的流行无不由这种效仿来实现,并由此显示出自己衣生活的进阶与高阶化。为了显示出自身所隶属阶层的独特情趣与品质,以及与其他阶层在文化与精神上的严格区分,人们往往通过技术所建构的时装来进行阶层分割与划界。为此,各种技术被移植到特定阶层时尚感的生成之中。这种经由技术而实现的阶层划分,同时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分不开。在布尔迪厄看来,符号消费是上层为了与下层相区分而采取的策略。但要看到,这种符号消费策略仍然离不开技术性建构。

而且,处于较高位阶的社会阶层的人们,往往通过其优雅与高贵的时尚生活方式,来显示出对本阶层的认同与阶层优越感。譬如说,

路易十四的名字与那时的红鞋跟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六时代。“在法国,这些高高的鞋跟是贵族的象征,是人们社会地位的清晰体现。”<sup>[2]</sup>当然,至于究竟什么样的服饰符码可以表征较高阶层的优越地位,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域也是有所差异的,同时这也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引领时尚的往往是资产阶级,而贵族们大都只是效仿。但实际上,时尚不仅是人们个性的独特表达,它也与人们所隶属的阶层或族群分不开。在人类衣生活史上,每一社会阶层往往都有其独特的阶层性着装特质,而这些特质往往又是经由技术来揭示与建构的。

人们往往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观与着装印象,去判断其生活的品味与所属的阶层性特质。显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文化心理也是有所差别的。而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又总是经由模仿与效法上一阶层的时尚,来表达其对于优越生活的希望与向往,以及对本阶层劣势心理的克服与超越。随着下一阶层对上一阶层的模仿的发生,就会导致上一阶层时尚品位的相对下降。实际上,这些关于时尚阶层性的建构与认同也是与技术的独特介入相关的。在模仿与被模仿、仿效与被仿效的游戏里,各种艺术表现与技术手段不仅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同时也在趋同与反离的游戏里与阶层的集体无意识相关联。一般来说,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往往喜爱着装上印有显明的标志,这样就把技术性痕迹显露在衣服表面。

对于时尚创意与设计来说,一切艺术表现实际上也不可能没有技术的基础,艺术、审美与文化都难以摆脱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技术的规定。从十八世纪到法国革命之前,流行着一种以裙撑为支架的新型女性服装。其实,时尚与流行趋势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与影响。应当意识到,“时尚的复兴可以激活流行趋势,但这些复兴并不是‘服装’,因为它们总是将原初概念转换为新东西的技术的、社

会的与文化的因素。”<sup>[3]</sup>虽然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服饰,但这种裙撑时装穿在身上并不舒适。在近代的欧洲,不少针对等级的着装律令与规定,禁止阶层地位低的人穿戴某类专为特定阶层所使用的服装。在数字化时代,技术还可把人的形象建构成了一种拟像,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是没有原本的、“超真实”的摹本,他还强调了商品所具有的风格、威信与权力等符号价值。

## 2 技术及其对时尚阶层性的建构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着装的阶层性是非常确定与稳固的,甚至是泾渭分明的与难以逾越的文化边界。与此同时,这种阶层性标志还成为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社会与文化范式。在衣生活领域,这种阶层性区分的表达与实现,凭借了各种各样的时尚技术的介入与使用。这些时尚技术及其应用也往往被意指特定阶层的衣生活方式。在时尚衣生活方式里,身体的存在及其阶层性受到审美与文化的建构,而这种建构往往又是经由时尚技术来实现的。作为一种关联到自我的技术,时尚被赋予了为人们建构出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独特感的社会功能,这些建构又是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分不开的。应当看到,特定阶层的这种等级标识与可识别性,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区分都与技术的渗透分不开。

在这里,时尚技术又隐藏在特定阶层衣生活的表象里,而这种表象旨在传递与特定阶层相关的理念。在时装与所有时尚的创意设计里,无疑都涉及到艺术的表现问题,当然这种艺术表现也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尤其是,技术对特定时尚感的定向式建构,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新异的样式与风格。“然而,技术(衣服)转化了这种当下经验的环境,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转化。”<sup>[4]</sup>伊德在此所强调的是,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开始,向对技术的文化嵌入性(embeddedness)的解释学过渡。当然,这种当下经验并不限于生理学的,还与人的心理、审

美与文化品位密切相关。虽然说,人们似乎都可以经由对着装技术性的强调而进阶到上一阶层,但如果没有内在的精神、气质、涵养与之呼应,则仍然会在他人的注目下还原到原有阶层的生活趣味中去。

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技术的观念、程序、操作与对造物的规定,通过服饰的设计与制作来改造身体的此在及其意味。应当说,时尚技术及其所建构的经验已经介入到人的身体感受之中,这不仅改变着人们身体的外形与观瞻,还可能通过心理而支配人的身体本身。实际上,正是是否具有这种时尚感将不同阶层的人们区分开来,以及不同的时尚品味又对相近阶层加以细分。为了将不同尤其是较低阶层与本阶层区分开来,处于较高阶层的人们总是凭借技术的介入,营造出只属于本阶层的、带有某种神秘感的时尚氛围。一般来说,在日常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里,较高社会阶层的时尚总是力图让技术隐蔽在特有的阶层文化底蕴里,从而难以为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所看见与感觉到,这样还导致了伪中上阶层的仿效式着装,往往将技术痕迹显露在外而表征出原有阶层性特质。

经过这种技术性建构,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着装上有了较为显著的区别,并在社会生活与文化领域生成出有差异的品味与旨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宫廷服装虽然不再被城市服装所仿效与模仿,但这种着装等级的技术建构性却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宫廷服装受到了政令规定的严格限制,丧失了可以在任何场合随意穿着的自由天地。”<sup>[5]</sup>在时尚的品位与审美上,常常发生从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递进。而且,这里涉及到了时尚的进阶及其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以及不同阶层在心理上的差异与阶层间的文化隔阂。除了向上摹仿之外,向下摹仿在现代成为了一种突出的时尚文化事件。也可以说,对特定时尚的诉求也难免付出身体被约束的代价。处于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中层,既有着向上升

迁的渴望,又力图摆脱来自下层的仿效。

技术及其对时尚阶层性的建构,使得这种阶层性特质嵌入到人的身体与肌肤之上。在时尚的这种进阶中,技术的介入与建构甚至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为不同阶层时尚的技术的使用方式与繁杂程度也是有所差异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服饰的设计与制作凭借的材料与方式也有所差异。在技术及其规定之下,人的身体、着装与行为方式,都被划分到了特定的阶层性规范中。虽然说,时装设计师往往还会从艺术流派与风格,去寻找灵感与表现方式以与传统的裁缝技法相区分,但这仍然无助于摆脱技术的这种规定性作用,只是把这些技术性关涉隐藏在某种界面之下而已。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与生活方式里,中产阶级唯恐被人们从着装上判断为社会地位上的无足轻重,因此也更加关注这种社会地位的技术建构。

在一切艺术与审美表现里,其实都不可能没有阶层性的痕迹与等级的介入。在这里,技术可以按照设计师所理解的时尚风格,对时尚创意与设计进行面料与廓形上的再造与重构,以生成出与特定阶层相吻合或呼应的风格类型,并将这种技术尽可能不露痕迹地嵌入到特定阶层的文化特质里。“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是,人体模型也开始展示世界上其他地区人们的特征,但尽管如此,理想化的身体仍然是纤细苗条而朝气蓬勃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当下。”<sup>[6]</sup>因此,时装的流行所关联的依然是技术所建构的理想化身体,这也成为了被世界时尚界所看重与认同的身体与时尚范式。时尚技术通过特定的服饰与着装,旨在把某种阶层性特质嵌入到人的身体上,从而达致一种对身体的社会身份的审美与文化认同。

### 3 阶层的建构与技术的本性

然而,对于技术本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人类又常常缺乏深刻的质疑与思考。毫无疑问,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是有特定目的与旨归的,技术往往成为人的目的实现的有效手段。

在时尚的阶层性及其技术建构之中,技术将自身的本性施加在身体原初的自然状态上,并对身体自身存在的原始性与质朴性,按照技术的规定将身体改造与重塑为持存之物。在服装设计与制衣的过程中,技术与工艺的运用显然是非常广泛的,还融入到了艺术的表现方式里。技术对外表诱惑感的支撑与审美建构,又是与其所设置的某种阶层性分不开的。在人们的衣生活方式之中,技术也受到过族群或阶层分化的显著影响,并往往被用于对特定阶层的格调与情趣的解构之中。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对同一种服装的称呼也有所差异。

而且,阶层及其建构还相关于不少技术性要求与指标,并通过致力于特定身体体形的塑造与时尚阶层性的统一,来生成与建构关于时尚艺术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所理解的关于身体与时尚的技术标准也不一样。应当注意到,在现代生活方式之中,“西方人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等级来享受时装。”<sup>[7]</sup>但这种着装的等级性,也遭受到了不断的解构。早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就不停地颁布或撤销贵族们着装特权,这种特权当然离不开当时的时尚技术的支撑。因此,对阶层性的强调也有待于在时尚技术的基础上,建构起某一时尚阶层的心理与文化认同感,但在这种关涉阶层性的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里,却渗透着技术及其本性所支配与控制的视觉表象。

在本性上,现代技术不再是人们可以取舍自如的工具,它也不会如传统的工具那样,可以顺手地服从人们的任意支配。技术在这里的异化表征在,作为人类所造之物的技术反过来却控制了人类。其实,人对技术的这种任意支配即使存在也只是表象上的幻觉。当特定时尚阶层出现在某一场所时,与之相关的相应着装可能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同时,各种时尚技术驱迫着身体按照技术的规定而发生时尚化,而这种时尚化其实就是技术之嵌入身体的一种建构活动。因为,技术的具身性表明了,技术并

非只是人与服饰相关联的中介或工具,而是经由向人体的嵌入来与衣生活发生牵涉,因此,作为一种座架的技术在彰显事物自同时,往往又限定与遮蔽了事物本身的存在。

曾经作为手段与工具的技术,在现当代甚至成为了一种隐蔽的目的。在本性上,技术及其座架对人施加规定与控制,并以自身的定向与塑形的力量,让人、万物与技术发生顺应并被其所支配。人们难以想到,如此好用与合手的技术与工具,恰恰有可能反过来制约与宰制人自身。其实,“服装规则是技术措施,表现了具体的身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体及身体活动的空间。”<sup>[8]</sup>换句话说,身体的活动方式其实也受到了这种服装技术的规限,并使这种技术性改变着人自身的存在与行为发生。与此同时,关于技术的各种认知与对待技术的诸多态度,也可以表征出不同阶层时尚着装的心理与文化。譬如说,多层穿戴这一技术性指标及其习惯,曾经是上层与下层相区别的必要条件与基本标识。

但人们在充分享受技术带来的惬意的同时,又难以意识到技术对人的身心的规定与控制。技术往往被人们当作是一种手段,成为了只是为了满足某种目的的工具。但这种人类学与工具论的技术观,并没有揭示与阐明技术的座架本性之所在。技术在本性上规定了时尚的创意、生产与衣生活,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手段的技术原初旨在为人这一目的,但到了现代,这种关系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技术甚至成为了目的本身。技术不仅一般性地介入到生活的目的与旨趣之中,它还在根本意义上规定着人的着装与衣生活。人们着装的阶层性焦虑尤其是发生在相邻阶层,较下阶层对升层的渴求与较高阶层对降层的恐惧,不仅使人们关注时尚技术的独特使用与更新,还涉及到相邻族群或人们微妙的心理变化。

在这里,技术在现代已全方位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但技术自身与它的座架本性的问题,以及技术并没有持守在自身的自律之中,实际上这些都尚未被人们深入思考,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技术的齐一化本性在于,“剥夺事物的特有的东西和本来继承来的东西,这使它们只成为在千篇一律状态中的整理过的东西。”<sup>[9]</sup>正因为如此,身体也就在时尚技术的限制中发生变形与重塑,旨在把身体塑造成一种技术化的样式。即使是那些富有变化的设计,也是在技术的规定下实现的。虽然说,“滴流”(trickle down)效应强调的是上层对下层的影响,也即下层向上层生活方式的模仿与效仿,但相对稳定的上层也同样可以模仿较为激进的下层时尚。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技术在建构出各种时尚感之时,又把衣生活的历史性特质遮蔽在某种同质化过程之中。

#### 4 确定性的式微与阶层性的消解

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时尚的阶层性建构及其经由技术的支持而得以实现,可以说这是有确实性与可靠基础的。但随着时尚模仿的日趋加剧,曾适合于特定阶层的时尚技术被移用到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在对传统工艺与技术的更新与反离之中,各种时髦的技术被极大地拓展与应用到时装的设计之中,从而对技术与阶层曾有的相关性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时尚阶层建构的确定性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式微。那些曾专属于特点阶层的技术,已渗透到与衣生活相关的大众社会阶层。随着仿效与流行的不断扩展,原初被时尚所建构的特质又将消失,这同时也放逐了外在表象所表征的所谓自我。其实,人们如果仅仅依据这种社会阶层性特质,来进行自我建构则是不完备的与难以真正实现的。另类人群的着装并不遵循既有技术法则,从而给现成的技术标准与习惯带来的挑战。

但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时尚的流行与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曾经由技术所支撑的确定性本身也变得不那么确定。时尚

技术所建构的阶层性身体表象,无疑是在视觉、审美与各种社会语境里实现的,但由于视觉表象难以摆脱的二元分立困境,这种由技术的座架本性所建构的自我本身也会异化。不同阶层或族群的人们,对外在性表象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低调原则随即开始奏效,文字逐渐消失。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服装上,文字被商标或徽记取代,例如一条鳄鱼。”<sup>[10]</sup>显然,低调原则也是一种技术性原则,一旦被较低时尚阶层所了解与把握,同样会被广泛地借鉴到其他阶层。在仿效名人与上一阶层的生活风尚的过程中,人们虽然可以经由技术来实现在表象上的貌似,但却可能导致自信心的伤害与自我的迷失。在巴特那里,新与旧的对立替代了原来高贵与卑贱的对立,成为了时尚所极力关注与回应的艺术与文化问题。

在现代性的语境里,技术及其对某种一致性的诉求与看重,不仅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强调,还被外推至艺术与时尚表现之领域。但现代性所诉求的这种一致性,又在消解着时尚阶层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工业化与大生产时代。在时尚生产与工业化之中,设计还关联到身体的标准化问题。那些曾被技术所建构起来的高阶时尚阶层,也正在因其时尚技术被其他阶层所仿效而失去自身的时尚优势,而处于较低时尚阶层的族群也由此变得似乎时尚化了。与现代性、技术相关涉的一致性,也难免受到来自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思想的消解。技术也因此处于不断的流变与生成之中,与此同时,与特定阶层严格对应的技术模式正在被解构。阶层较低的人们似乎更在乎自己的工作服与时装的差别,而这种差异却往往并不被较高阶层的人们所看重。应当说,在当代人们的衣生活世界里,日趋民主的趋势正在缓解阶层性的冲突与焦虑,但也不可能导致这种阶层性的彻底消失。

因此,现代性自身所遭致的问题与困境,不仅导致了确定性的式微与丧失,也给技术及

其对时尚阶层的固化产生了动摇。无论是阶层,还是族群,都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边界或界限。但在阶层性的问题上,并没有一个仅靠技术就可以传承下来的等级体系。“如果说外表穿着看上去显得尊贵,以前一直是社会高阶人士的特权,那么大生产使得下层阶级也能够有机会参与进来。”<sup>[11]</sup>应当说,这其实也是时尚的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与此同时,由时尚技术所建构起来的、廉价的伪奢华,开始泛滥于世并成为人们仿效上一阶层的标志品。如果只是从视觉表象与技术性上来看,还真弄不清谁曾是真正的时尚达人,谁又是那些追逐高阶时尚品位的低阶模仿者。这里的问题在于,时尚技术难以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构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而那些非技术性的阶层认同,往往是通过品味自主性与差异性的强调来实现的。

在这个时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日趋模糊,而日常消费又呈现出了大众化的趋势,先前所特有的、专属于特定阶层的时尚生活方式,被广泛地泛化与传播到大众的衣生活方式之中。人们自身的衣生活观也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而不会总是限定在特定的阶层性规定里。随着国际主义设计风格的到来,人们着装的大众化与民主化也导致了时尚阶层及其专属性的解构。时尚阶层性的原初技术基础及其支撑,显然不再是那么的坚固不变与确定不移。当然,出于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无聊的克服,那些所谓的时尚达贵们也在向下模仿街头的着装方式,以突破原初阶层的传统性限制与固有的羁绊,从而获得某种轻松、解放与自由的感觉。但阶层性特质的文化塑造,往往是通过对人造物的拒斥为前提的,而这些人造物又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如,中上阶层一般都不穿人造纤维,这其实就是一个显著的佐证。

在一个民主化诉求渐趋强烈的日常生活世界里,身处特定阶层的人们企图超越其阶层的限制,选择来自其他阶层的、新颖的时尚着装风格,以感受不断流变的时尚生活所带来的

新意。向上的模仿与向下的仿效,共同构成了人们衣生活对特定阶层性的消解方式。还应当看到,“变革到今天,服装已经失去了它区分社会等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中所具有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sup>[12]</sup>而且,这种象征意味也将随着效仿而得到更彻底的解构。这当然并不是说,人们之间在社会品位与情趣上已经毫无区别,而是表明通过着装来过于强调这种区分已不再可能。在人们的当代衣生活方式里,配饰的技术化的彰显所显示的恰好是阶层关联的弱化。实际上,一个人的内在气质与修为,正在成为自己独特而又难以为别人所模仿的品质。

## 5 后技术语境与无阶层时尚生成

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时代,各种时装与时尚生活方式,都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之中。同时,技术自身的规定与原初等级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解构。而且,这一切尤其是发生在一个后技术的时代。不同于技术时代,后技术时代对技术本性的揭示与阐发,为技术注入了与一致性有别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应注意到,当特定阶层的时尚无所不在之时,时尚原初的规定性就会式微甚至丧失。与此同时,一个无阶层的时尚生活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流行态势。在后技术时代,时尚技术既建构着与特定阶层性相吻合的衣生活方式,同时又对那些业已形成的服饰等级体系加以消解,这当然并不表明对着装者之间内在气质差异的消弭。如果没有内在的精神灌注,经由技术所重构起来的也只是等级区分的表象。与此同时,时尚的多元化显然也在对阶层性构成挑战,但又可能由于低劣的技术复制而丧失品味上的层次性。

在后技术的语境里,原初衣生活只隶属于特定阶层的服饰与时尚,跨出了阶层所设置的界限,并成为不同阶层人们一种广泛的时尚。与虚拟相关的后技术,正在空前的嵌入到时尚创意及其与阶层、族群的关联之中。“除了表演

服装以外,比较有特色的服装包括计算机生成的编织图案、可以根据穿用者速度改变形状的靴子、可以为穿用者进行按摩的、带感应器的衬衫以及可以确定个人空间界限的可充气连衣裙。”<sup>[13]</sup>其实,技术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空前介入与渗透,早已是后技术时代不可逆转的技术化趋势。如果说,现代技术对人的身体的规定是定向与塑形的话,那么,后技术时代的技术早已嵌入到人的肌肤、身体甚至心灵的构建之中。较高阶层的人们对手艺不凡的服饰情有独钟,并以此与较低阶层对涤纶、技术性标志等的喜好相区分,但这种技术性差异又可能在后技术性的仿效里消失。

技术及其现代性对一致性的诉求,在全球化时代被推向了某种极致状态,但这种极端的一致性又将在后技术时代得到缓解,虽然说技术的座架本性并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一致性与差异化的探求,正在成为两种富有张力的艺术与文化的力量。技术及其对时尚阶层性塑造的规定,也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渐趋式微,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阶层认同。在日常生活与时尚领域,全球族正在成为一个无阶层特质的时尚族。这或许是因为后技术时代的技术,不再能够建构起时尚稳定的阶层性。在后现代语境里,时尚技术不再是社会阶层与等级的根本性建构力量,它同时也在极大的程度上解构着时尚的传统分层,但这依然摆脱不了与时尚阶层论的预设及其形而上学关涉。在凡勃伦那里,有闲阶层对古风的青睐与崇敬就得到了充分的强调,但这种古风的当代重构仍然难以避免后技术的控制与影响。

在当代设计过程中,技术还除去了与物品相关的诸多禁锢,让人们把眼光与注意力投向物品本身,这当然又是一种及其隐秘的另类遮蔽。在后技术的时代,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技术曾关涉的阶层性差异。先锋派时尚的创新与突破,难免被同化到被技术支撑的相互仿效里。与此同时,“等级观念在社会地位中的下

降, 机器体系的广泛使用及其价值的逐步体现, 是一个和上面谈到的删除枝节、只剩下核心功能的过程同样重要的。”<sup>[14]</sup> 技术既可为时尚附加上不少阶层性符码, 但它又对这些符码的象征予以解构与重构。这也与技术及其功能在后现代的实现, 以及后技术对现代技术的一般规定的反叛与重新回应相关的。实际上, 人们的生活品味与格调大都从内在气质表现出来, 并不只是局限在或受制于技术所建构的所谓阶层性特质里。

但由此所建构的关于时尚的审美经验, 仍然是与技术的规定及其建构与解构分不开的。从时尚史可以发现, 无论是早期的贵族阶层, 还是后来的时髦人士, 都往往自诩为独特的时尚阶层, 并以特定的技术支持与其他阶层区分开。但这种固化的时尚阶层, 在后现代语境与后技术时代已式微, 并发生着自身的消解、互文与重构。在后技术时代, 技术所规定与塑造的等级品味, 也正在让位于功能与身心的复杂关联。而且, 一切非技术的东西已难以与技术发生有效的区分。全球化为现代性及其所诉求的一致性问题的克服提供了某种可能, 并由此还为在一致性与差异性之间建构一种张力提供了契机。一个人虽然可以凭借技术来使自己阶层性得以上升, 但这种阶层性的技术编码却难以与人的内在精神相呼应。如果说, 现代技术表征出了定向与变形等座架性特质, 那么, 后技术则更具有沉浸性、隐秘性与暧昧性, 其合理性的边界不易划分, 以及影响难以被人们觉察与警惕。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世界性时尚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无阶层性时尚, 但与此同时, 着装者自身的素养又为时尚注入了某种阶层性特质。也可以说, 当代时尚总是在对一切所谓的时尚阶层性的解构里来拓展自身的。当然, 在时尚界从来都没有过于单调的趋势与走向。如, 迪奥的“新面貌”(New Look)设计的观念与风格, 就强调了由现代主义的简约向奢华

繁复的一种回归。“当代世界中的时尚问题与大多数其他问题, 唯一真实的答案存在于对符码的解构之中。”<sup>[15]</sup> 技术既建构着时尚的阶层性符码, 同时时尚又在不断地解构着这种技术性符码。在跨文化的时尚传播之中, 民族或阶层自身的内在特质其实也是技术难以简单规定的。在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审美与文化张力的建构, 无疑是当代时尚技术与无阶层时尚所应给予关注的。但如何在后现代对技术本性加以分析与揭示, 关联到怎样去应对与回应后技术文化及其影响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美]理查德·谢弗. 社会学与生活[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191.
- [2][美]若昂·德让. 时尚的精髓[M]. 北京:三联书店, 2012: 66.
- [3]Fiona Ffoulkes. How to Read Fashion[M]. New York: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2013: 12.
- [4][美]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9.
- [5][12][法]弗朗索瓦-玛丽·格罗. 回眸时尚:西方服装简史[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9: 128、184.
- [6][11][挪]拉斯·史文德森. 时尚的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4、34.
- [7][8][美]珍妮弗·克雷克. 时装的面貌[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8-9、6.
- [9][德]冈特·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29.
- [10][美]保罗·福塞尔.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72.
- [13][美]杰·卡尔德林. 形式·适合·时尚[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 256-257.
- [14][美]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13.
- [15]George Ritzer.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95.

(收稿日期:2016年6月15日)